

鳳凰台

燕 丁 著



封面插畫：沈榮祥

內 容 說 明

這個歌劇劇本，寫的是冀中平原一個農村——鳳凰台，在創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程中所展開的激烈的階級鬥爭。劇本揭露了被鬥地主勾結蔣匪特務對農業合作化事業所進行的破壞活動；同時描繪出，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廣大農民終於粉碎了敵人的陰謀，開闢了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

人物

梁兆祥

梁 妻

梁燕花

王志彪

王守業

王洛厚

村 長

十八奶奶

胡聚財

胡進財

賀米貴

胡得寶

張大發

民兵甲

民兵乙

社員若干人

村民若干人

時間

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

地點

冀中平原老解放區

第一場

一九五三年臘月。半晌午。

鳳凰台村外。

河岸那邊是無限遼闊的田野。斜刺裏是成行的白楊，並顯露着村莊的一角。大雪嚴密地覆蓋着地面。雪掛與冰掛。天空，萬里無雲，一輪紅日。

歌聲：

冀中平原無邊無沿，
英雄好漢千千萬萬，
趕走了日本鬼，消滅了蔣匪軍，
打倒了地主把身翻。
爲了生活的更美滿，
勞動鬥爭勇敢向前，
創造新天地，改變舊江山，
互助合作大生產。

一陣打兔子的吆喝聲：“噍——噍！噍——噍！噍——噍！噍——噍！噍——噍！”

喊聲中，跑上一條粗壯的漢子。只見他甩脫背上披簑的大襖，摘掉那頂破舊的軍人毛皮帽，單腿跪下，端正步槍，屏住氣，瞄準一方，砰地放了一槍。“跑！”他站起來，招招手：“追！”一羣人，有的扛着棚，有的架着鷹，跑上，又追過去了；只有一個秀麗的姑娘，奔到他跟前：“哎呀，爹！你回來了！”他，就是梁兆祥，五十開外年紀，一臉鬍鬚。從他那斜套在身上的打成一個圓圈的鋪蓋捲上，人們不難猜到：他是到縣裏開會回來的。

她呢：她是他的女兒梁燕花，二十歲。人們也可以從她口袋上插着的那管鋼筆與微微外露的紅筆記本上，知道她是個鄉村知識分子。她是高級民校畢業生。

梁兆祥（拭着汗）回來了！

梁燕花（接過爹的鋪蓋捲）什麼時候打縣裏動身的？爹！

梁兆祥 開罷會，——半夜。

梁燕花 走累了，爹？

梁兆祥 走慣了！……

梁燕花 走飢了，爹？

梁兆祥 餓過了！……

梁燕花 開的什麼會？

梁兆祥 參觀總結會！

梁燕花 到饒陽去過啦？

梁兆祥 去過啦。

梁燕花 見着耿長鎖了嗎？

梁兆祥 見着了！

梁燕花 見着人家那大片地了嗎？

梁兆祥 見着了！大片地上跑拖拉機！

梁燕花 哎呀，還見着拖拉機了！

梁兆祥 見着了，拖拉機耕大片地！

梁燕花 好不好，爹？

梁兆祥 你說呢？

梁燕花 好。還看見什麼了？

梁兆祥 看見人家眼前就要變成花園了；也看見人家走過的道兒不容易，不容易啊！打日本，打蔣介石，鬧土改，就够不容易的，可奔社會主義，更不容易呀！（少頃）耿長鎖是個人，咱也是個人；耿長鎖是個黨員，咱也是個黨員……

梁燕花 爹！耿長鎖合作社就是朵大紅花，可咱們就是花骨朵；他開了，接着就是咱們開！（唱）

花骨朵長在鳳凰台，
節令兒到了開起來，
跟他們——
一樣的枝兒一樣的葉兒，
一樣的朵兒一樣的瓣兒。

咱們鳳凰台合作社的花，也要開了，爹！

梁兆祥 對！（唱）

一樣的日頭天空照，
一樣的種籽地裏埋，
一樣的水土一樣的灌溉，
一樣的社會主義花兒開。

梁燕花 對！社會主義花。

梁兆祥 （唱）總路線是燈塔指引着咱，

梁燕花 （唱）穩扎穩打大步蹣兒向前跨；

梁兆祥 （唱）互助組要變成合作社，

梁燕花 （唱）綠骨朵開出來大紅花。

梁兆祥 燕花！（唱）

道兒靠人走出來，
房子靠人蓋起來；
人家能走咱也能走，
人家能蓋咱也能蓋。

梁燕花 是，爹。（撲向爹懷裏。）

梁兆祥 （撲着她，唱）

兒是爹的一膀臂，
別想遠走高飛去；
算盤賬本交給你，

合作社裏當會計。

梁燕花 先幫爹辦幾年社，鍛鍊鍛鍊，往後，考拖拉機駕駛員去！

梁兆祥 好閨女！沒白入了青年團！社裏淤不了你這高級民校的才學！功夫是練出來的！比方，不打日本子，我的槍法怎麼能練的這麼準：一槍就把牠（指向遠方）揍住了！

一陣爭奪兔子的吵罵聲。

梁燕花 怎麼了？

梁兆祥 （眺望）爭兔子呢——私有觀念！燕花，購糧任務完成了沒有？

梁燕花 今兒個各家裝口袋，明兒入庫！

梁兆祥 參加咱們社的戶兒呢？

梁燕花 咱們互助組打底兒，又進來了十家，一共二十家子；還有幾戶沒搞成熟，正打着鞦韆呢！

梁兆祥 好！多燒把火，沒問題，咱們這面小旗子就算拽起來了！

吵罵聲漸近。一羣人簇擁着互相撕扭着的王志彪、王守業上。他們是親哥兒倆。弟弟王志彪，年僅二十八歲，民兵打扮，身上還套着個行李捲，顯然，他是跟梁兆祥一塊開會回來的。哥哥王守業，年紀已五十開外了，穿着身擦肚子粗布藍棉衣，一手拖着糞筐，一手抬着那隻死兔子。

梁兆祥 (見狀)什麼事，志彪？

王志彪 (憤憤地)這隻兔子是你打死的不，兆祥叔？

王守業 (指着一棵桑樹，理直氣壯地)你看看這桑樹，(比劃着)那邊的地是我王守業的！兔子，落到我那二畝地裏了！

王志彪 你那地還會長兔子！

王守業 可“落到我那二畝地裏了”！我撿了！

王志彪 你腳板底下踩的是誰家的地？我的。我還把你撿了呢！

王守業 呸！彪兒！咱倆是一個娘肚子裏爬出來的，我不能罵你！可這財帛(抖了一下兔子)又不是你的，犯的着你臉紅脖子粗！別看你是中隊長，可牠不能歸了你。(把兔子扔進糞筐。)

王志彪 是我的倒好辦了！

王守業 你的我連摸都不摸。咱哥兒倆各有門戶，你的就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

王志彪 (譏諷地)我不那麼財迷，呸，私有觀念！

王守業 這不結了。“私有”！眼前就興私有嘛！(唱)

我那一塊地

有頭兒又有邊，

兩邊有桑樹，

兩頭兒立着磚。
地裏有財物，
統歸我收管；
土地分給了我，
我就有所有權。

噲！（瞪了弟弟一眼）兆祥叔，看着你的面子，
咱倆每人兩條腿，對平分！

王志彪 （覺得十分恥辱地）哥！

梁兆祥 別爭競了！（唱）

別爲條野牲口傷了和氣，
誰撿了算誰的你就拿去。

梁燕花 （拉志彪，唱）

就算是咱們倆敬了大哥。

王守業 （唱）這才是大小事還有個理。

王志彪 什麼理，你！……（按捺住要發作的性子，唱）

這事兒怎麼說你都不佔理，
該知道這都是大夥兒讓着你。
都只爲咱們要興辦合作社，
社員們過日子要和和美美的。

王守業 讓我入社？

王志彪 不入社幹嗎？

王守業 先別打我的主意！

王志彪 你怎麼學的總路線？還沒通！

王守業 哥兒弟兄們還鬧分家呢？咱倆就是治兒！莊戶主子一家子一個灶眼，一個人一個心眼？組織社？——給你個比方：（揪着兔子尾巴）兔子的尾巴——長不了！中不了四六風，也出不了滿月。（欲下。）

梁兆祥 （攔住他）守業！衝你這一說，組成了社，要散也得過了三十一天。

王守業 走着瞧吧！（蹣跚下。）

梁兆祥 （向衆人）不聾不瞎的，可看着聽着！人家說咱們呢，咱們這兒社員可不少！

王志彪 別聽螻蛄叫，誰要縮脖子誰算泥捏的！

梁兆祥 （唱）上了船就不下船，
不怕風浪不怕險，
只要大夥一條心，
一定划到岸那邊。

社員甲 （唱）掐訣念咒咱不聽，
跟他比比看誰能；
春秋兩季貨比貨，
打穀場上見輸贏。

民兵甲急急跑上。

民兵甲 （分開人羣，壓低聲音）中隊長，中隊長！支書，你們來的正好！志彪……

王志彪 （把民兵甲後腦勺拍了一下，帶有訓斥地，唱）

雞鳴狗叫的，

大驚小怪的，

出了什麼事？

像那叫魂的。

民兵甲 （神祕地）大事！

王志彪 （唱）天崩了，地裂了？

民兵甲 一個嫌疑！

王志彪 （唱）幾個鼻子眼？

民兵甲 真的！

王志彪 （唱）金的不是銀。

梁兆祥 彪兒，別鬧着玩了，誤了正事。（向民兵甲）帶過來！

王志彪 （唱）給我抓了來。

民兵甲 是！

王志彪 （向梁兆祥）拿我的槍來！

民兵甲 報告：抓來了！

王志彪 支書，怎麼辦？

梁兆祥 帶過來問問！

民兵乙在外應聲：“是！過去！”

民兵乙推搡着一個拖着梨筐的人上。

拖梨筐的 哎，同志！別這麼推推搡搡。

民兵乙 誰跟你“同志”，別套近乎！幹麼的？

拖梨筐的 沒長眼啊！賣梨的。

民兵乙 胡說八道！支書，他搜集咱們合作社跟購糧工作的情報呢，還往小本上記來！（命令拖梨筐的）把小本交出來！

梁兆祥 好好！賣梨的，你吆喝一聲！

拖梨筐的 （吆喝）賣——甜梨啲！

梁兆祥 露餡了！方圓百里，有吆喝“賣甜杏”的，沒吆喝“賣甜梨”的！王志彪，吆喝聲叫他聽聽！

王志彪 （吆喝）賣——大鴨梨——啲！聽見了沒有？這麼的。

梁兆祥 什麼村的？

拖梨筐的 人都有名有姓，還能賣村名！

王志彪 （嗅嗅梨筐）一點梨味也沒有！裝假，先扣起來！

拖梨筐的 別亂動！（大喘）立正！

王志彪 （下意識地打了一個立正姿勢，一想，不對，稍帶尷尬地）呵，別覺着你唬住了我！這是當兵的習慣！我

可不在乎你！（解開懷）這是什麼？（指一傷疤）
火綫上幹的！你給我立正，立正！

拖梨筐的（紋絲不動，大笑）哈哈哈哈哈！

梁燕花（天眞地）你這人，是好人，是壞人，你可說呀！

拖梨筐的支書，中隊長，會計，咱們可別“大水沖了
龍王廟”！三反擴大會上咱們還見過面呢！

梁兆祥（猛然想起）啊！我看着就面熟熟的！石榴嚙支
部宣傳委員！

拖梨筐的好記性！張大發就是我！

梁兆祥我猜——你是個偵探！偵——探！

張大發眼真毒！沒瞞過去，可我調查了你們一下！（從
懷裏掏出一張紙）敢接吧？

梁兆祥（接過）挑戰書！放心吧，夾不了尾巴！

張大發好！（從梨筐內取出許多雞猴的標本）合作社——棉
花，奔這目標；麥子，奔這目標；穀子，奔這目
標；山藥，奔這目標；……還得斤兩合成堆算。

梁兆祥大發！把這給我留下！不用蒙着、蓋着！社就要
立起來；保證不犯政策，入社都“個人通，家庭
通，社員通”！看——吧！這一大片地……（唱）
像那要飯的破衣衫，
補釘套補釘，斜子對尖尖；

轉眼就把它拾掇好，
織成一疋綢，拊成一領毡；
沿河開道渠，
旱地變水田，
沙土翻個過。

日本鬼子放水給淤的這二尺沙，翻到地底下，
變成黃土地！（唱）

壞地變良田，
一年兩季來評比，
條件就按這個算。

咱們一步一步走，等着。（唱）

沿河兩岸防風林，
鴨子成羣鵝成圈，
機器開到鳳凰台，
請你來逛大花園。

王志彪 社員們像軍隊一樣整齊。

梁燕花 種地比綉花還仔細。

梁兆祥 過年春天見！

張大發 好，我走了。

梁兆祥 回村吃飯去！

張大發 帶着乾糧呢！（費弄地）好傢伙，五六十里地呢！

梁兆祥 社員們，鄉親們！草雞不？

衆 人 不草雞！

梁兆祥和張大發握手。

歌聲：

冀中平原無邊無沿，
英雄好漢千千萬萬，
趕走了日本鬼，消滅了蔣匪軍，
打倒了地主把身翻。
爲了生活的更美滿，
勞動鬥爭勇敢向前，
創造新天地，改變舊江山，
互助合作大生產。

——幕落

第 二 場

夜晚。

胡聚財家裏。桌上一盞油燈、一瓶酒。

被鬥地主胡聚財，坐在桌子的上手。他，五十多歲了，乾癟得像塊劈柴，但頗硬朗，留著鬍鬚，天生一雙老鼠眼。同他對坐的是經紀人賀米貴，三十五歲，白淨臉，兩鬢表情豐富的厚厚的茄子顏色的嘴唇，顯得分外惹眼。

他們，都帶幾分醉意了，雙手撐著下顎，相互注視著。

胡聚財 （灌了一大口酒，把瓶子跨在賀米貴面前，唱）

燒酒，點起我心中火。

賀米貴 （抄起瓶子，連連灌了幾口，却把最後一口噴出來，唱）

苦酒，勾起我心中愁。

胡聚財 （唱）心中火不熄，燒白了頭。

賀米貴 （唱）心中愁更愁，愁不出頭。

胡聚財 賀米貴經紀！

賀米貴 胡聚財掌櫃！